



# 一个人的伤痛和众生的伤痛

□迟子建

一

短篇小说强调一个“短”字，作家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个字身上。有时运用得心应手，那短篇就给人浑然天成之感；有时运用不尽心，那短篇则给人虚无缥缈之感。所以说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激情的演练。故事凝聚着激情，这故事便生气勃勃、耐看；而激情涣散，无论其形式多么新颖，也给人一种纸人的单薄感。当然，这激情不能没有来由，不能唐突，要水到渠成地款款而现。有力的白描，栩栩如生的细节营造，传神的肖像描写或人物对话等，都是短篇形成激情的关键环节。当然激情的表达不能过于直白和盲目，句首出现“啊”或句尾频用惊叹号，并不能证明激情已像晚霞一样绚丽出现。激情应该像人的血一样在整部作品中丰沛而均匀流淌着，它若只拥挤在一处，势必会涌起病灶而形成“栓塞”，不是什么好事情。激情的表达便有个“度”的问题，如同厨子做饭，掌握好火候是最关键的因素。也如同石匠凿石，用力过猛会使其分崩离析，而用力过轻会使其仍是顽石一块，不堪造就。

短篇有了激情，便会像小马驹一样颠颠地跑起来，给人虎虎有生气之感，当然它无节制地跑下去也是不行的，不但它会累死，你也会产生审美的疲劳。所以短篇如何能够在高潮中戛然而止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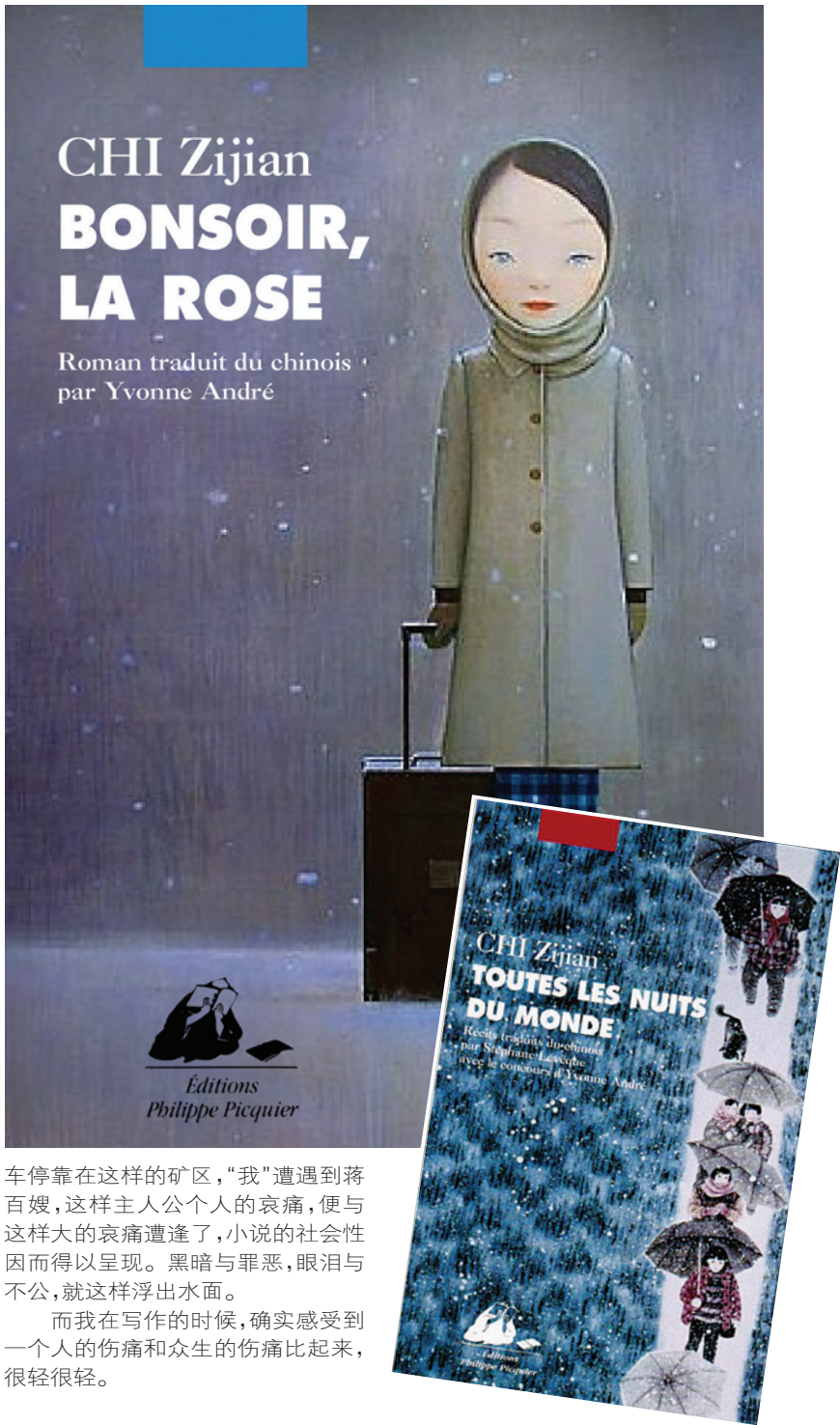
二

有批评家说，想从我作品中找到我个人的影子，很难！可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却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也最接近我的心灵世界。爱人车祸离世那个阶段，是我过得最艰难的岁月。我对过去难以忘怀，特别想用一篇小说，来告别或者是来纪念我的那段情感，于是就有了这部中篇。我在开篇写到：“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句话是我真实的感受，那时我不想让任何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也不愿意让人看到悲伤。我在这里写了矿难，是一个

人的伤痛和社会伤痛的关系。

我爱人去世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黑龙江一家煤矿发生大的矿难，死了108人，我沉浸在个人伤痛的时候，也在关注这个事件。当我看到电视画面中那一张张跟我一样年轻的寡妇的脸，听着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时，真是心痛难言。这些女人失去男人后，面临着矿难赔偿、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问题。108人的矿难，会使多少女人在一夜之间成为没有丈夫关爱的人，多少孩子一夜之间成为孤儿？我关注这起矿难与之相关的消息，哪怕是细枝末节的，都做了详尽记录。这些记录，唤醒了我多年前去煤矿采访所尘封的素材。如果没有那次采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缺乏写作的基础。而我当年去煤矿采访，并没想到所看到的东西，将来有用。矿区的生活图景，真的像我作品中所描绘的乌塘一样，不能穿白衬衫，打的伞永远是黑颜色的，充满着丧葬的色彩。所以我很自然地把一个悲剧故事，放置在这样的煤矿，也就是小说中的乌塘。我写了一个在矿难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的遭遇。

那时地方政府有规定，矿难死亡人数超过10人，必须上报，这样矿主和地方官员就可能受到处分。可如果不超过10人，不必上报的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社会，当事人可能就悄悄把事情解决掉，让矿难湮灭。10人遇难却要写成9人，是我小说的“眼”，否则这里的罪恶和伤痛，很难揭示。我小说中遇难的蒋百，是死在井里的10人中的一员，就因为地方官怕丢了乌纱帽，咬定当天下井的是9人，他们实际上给了蒋百嫂一个巨额赔偿，封她的口，逼迫蒋百死后“失踪”，蒋百没法下葬，装在家中的一个冰柜里，所以蒋百嫂最怕停电，因为停电意味着她的丈夫可能会在冰柜融化，她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他与丈夫同在一个屋檐下，可她守着，是一座秘不示人的坟，这样的哀痛，该是多么的深重！我让小说的主人公“我”，一个寡妇，下去搜集民歌和鬼故事，因中途前方路面塌方，列



车停靠在这样的矿区，“我”遭遇到蒋百嫂，这样主人公个人的哀痛，便与这样大的哀痛遭遇了，小说的社会性因而得以呈现。黑暗与罪恶，眼泪与不公，就这样浮出水面。

而我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一个人的伤痛和众生的伤痛比起来，很轻很轻。

## 是谁扼杀了哀愁

□迟子建

一

也许是我童年生活的环境与大自然紧紧相拥的缘故吧，我特别喜欢做一些色彩斑斓的梦。在梦境里，与我相伴的不是人，而是动物和植物。白日里所企盼的一朵花没开，它在夜里却开得汪洋恣肆、如火如荼。我所到过的一处河湾，在现实中，它是浅蓝色的，可在梦里它却焕发出彩虹一样的妖娆颜色。我在梦里还见过会发光的树，能够飞翔的鱼，狂奔的猎狗和浓云密布的天空。有时也梦见人，这些人多半是作古的，我们称之为“鬼”的，他们与我娓娓讲述着生活的故事，一如他们活着。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有一半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假如你活了八十岁，有四十年是在做梦的，究竟哪一种生活和画面是更真实的人生呢？梦境里的流水和夕阳总是带着某种伤感的意味，梦里的动物有的凶猛，有的则温情脉脉，这些感受，都与现实的人际交往相差无二。有时我想，梦境也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以风景人物为依托，是一种拟人化的现实，人世间所有的哲理，都应该产生自它们之中。我们没

有理由轻视它们，把它们视为虚无。要知道，在梦境中，梦境的情、景、事是现实，而孕育梦境的我们则是一具躯壳，是真正的虚无。而且，梦境的语言具有永恒性，只要你有呼吸，有思维，它就无休止地出现，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联想。它们就像盛宴上酒杯碰撞后所发出的清脆温暖的响声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二

我所耳闻目睹的民间传奇故事、苍凉世事以及风云变幻的大自然，它们就像三股弦。它们扭结在一起，奏出了“哀愁”的旋律。所以创作伊始，我的笔触就自然而然地伸向了这片哀愁的天空，我也格外欣赏那些散发着哀愁之气的作品。我发现哀愁特别喜欢在俄罗斯落脚，那里的森林和草原似乎散发着一股酵母的气息，能把庸碌的生活发酵了，呈现出动人的诗意光泽，从而洞穿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美术、音乐和文学，无不洋溢着哀愁之气。比如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柴可夫斯基的《悲枪交响曲》，艾托玛托夫的《白轮船》、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

等，它们博大幽深、苍凉辽阔，如远古的牧歌，凛冽而温暖。所以当我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当全世界很多人因为这个民族的前途而担忧的时候，我曾对人讲，俄罗斯是不死的，它会复苏的！理由就是：这是一个拥有了伟大哀愁的民族啊。

人的怜悯之心是裹挟在哀愁之中的，而缺乏了怜悯的艺术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哀愁是花朵上的露珠，是撒在水上的一片湿润而灿烂的夕照，是情到深处的一声知足的叹息。可是在这个时代，充斥在生活中的要么是欲望膨胀的嚎叫，要么是麻木不仁的冷漠。此时的哀愁就像丧家犬一样流落着。生活似乎在日新月异发生着变化，新信息纷至沓来，几达爆炸的程度，人们生怕被扣上落伍和守旧的帽子，疲于认知新事物，应付新潮流。于是，我们的脚步在不断拔起的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间变得机械和迟缓，我们的目光在形形色色的庆典的焰火中变得干涩和贫乏，我们的心灵在第一时间获知了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新闻时却变得茫然和焦渴。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不会哀愁了。密集的生活挤压了我们的梦

想，求新的狗把我们追得疲于奔逃。我们实现了物质的梦想，获得了令人眩晕的所谓精神享受，可我们的心却像一枚在秋风中飘荡的果子，渐渐失去了水分和甜香气，干涩了、萎缩了。我们因为盲从而陷入精神的困境，丧失了自我，把自己囚禁在牢笼之中，捆绑在尸床上。那种散发着哀愁之气的艺术的生活已经别我们而去了。

是谁扼杀了哀愁呢？是那一声连着一声的市井的叫卖声呢，还是让星光暗淡的闪烁的霓虹灯？是越来越炫目的高科技产品所散发的迷幻之气呢，还是大自然蒙难后产生出的滚滚沙尘？

我们被阻隔在了青山绿水之外，不闻清风鸟语，不见明月彩云，哀愁的土壤就这样寸寸流失。我们所创造的那些被标榜为艺术的作品，要么言之无物、空洞乏味，要么迷离恍惚、装神弄鬼。那些自诩为切近底层生活的貌似饱满的东西，散发的却是一股雄赳赳的粗鄙之气。我们的心中不再有哀愁了，所以说尽管我们过得很热闹，但内心是空虚的；我们看似生活富足，可我们捧在手中的，不过是一只自慰的空碗罢了。